

敦煌學文獻

第七卷

中國西北文獻叢書



中國西北文獻叢書·第八

敦煌學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第七卷



目
録

敦煌秘籍留真新編

敦煌唐碑三種

敦煌秘籍留真新編

卷上

戴傳賢題



序 一

日人神田喜一郎教授游學法國時，曾就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伯希和氏所選取之敦煌卷軸，景攝其善本多種。歸卽印行「敦煌祕籍留真」，內容六十三種，分爲上下二冊，海內外學者早已嘖嘖稱歎，顧以其各爲單篇零葉，嘗鼎一臠，未足盡饜人望；于是出其全部，復擇尤景印，計得二十三種，名曰「敦煌祕籍留真新編」，雖種類較寡，而每種葉數，則大有增多，蔚爲鉅帙。付印在戰爭期間，未及裝訂，而臺灣已

光復矣。

余念敦煌石室遺書，發見以後，首先稾載以去者，爲斯坦因、伯希和二氏。斯氏精通印度學，漢文非其所長，伯氏則長于中國學，故其所選取之漢文卷軸，悉爲精品，而神田氏之所景攝，其精處自無待煩言。國立臺灣大學接收後，見此「新編」之散葉，分量既富，內容又精，價值之隆，逾于瑤璧，因屬爲整理，裝璜成冊，冀廣流傳。余知是書之出，其益于吾國學術之新研究者多且大矣。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，陸志鴻。

序 二

「中國學」之史料，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，有四大發見：一、殷虛甲骨文，二、流沙漢晉簡牘，三、內閣大庫檔案，四、敦煌石室遺書；而又以四之發見尤爲重要。蓋以此石室所藏，悉爲六朝唐代寫本，其中佛教經典最多，亦有祆教，景教，摩尼教等，而我國固有之經史子集四部亦散見焉。論其文字，則有漢文，有梵文，有藏文，有回鶻文，更有不知爲何，後經研究而始知爲中央亞細亞之經典等，而世界上最古之貝葉梵文寫本亦見于此。且以石室之封閉，約在十一世紀，即宋仁宗皇祐以後（見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文），而其地在敦煌縣南四十里之千佛洞，自宋以後，文化重心內遷，是地即不復爲人所重，無有知其事而探求之者，故海內孤本，多所保存。直至一九〇〇年四月，洞中佛龕坍塌，故書遺畫，一旦暴露，稍稍流布，而國人尙未措意，一九〇七年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首至

敦煌，取去寫本二十四箱，圖畫繡品及其他古物等五箱（見王國維譯斯坦因「中亞細亞探檢談」）。同年末，法人伯希和繼至，又取走寫本十餘箱，約六千卷，亦皆精品。翌年，日本人橘瑞超復取走一部分。至是清政府始命甘肅有司，將洞中殘卷悉數運至北京，度藏于京師圖書館，民國肇興，移藏于國立北平圖書館，猶有八千餘軸，洵歷劫僅存之國寶也。

伯希和氏既歸巴黎，將所攜敦煌古卷軸，藏于巴黎國家圖書館，日人神田喜一郎留學彼都，曾景攝其善本甚多，擇其尤精者，景印成書，先餉諸世，名曰「敦煌祕籍留真」。顧以所收多零篇單葉，尙未足以饜愛好敦煌古籍者之望，遂更印「敦煌祕籍留真新編」，存于前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，未及裝訂，而學校幸以臺灣光復，而接收爲今之國立臺灣大學，主其事者仍珍視之，爲之整理裝璜，期廣流傳，索序于余。余觀此「新編」所收，雖有與前編相複者，然篇幅多寡有異，且皆後多于前，斯足以彌前編之闕矣。偶取數種讀之，並與今傳世本對勘，見其勝義稠疊，有足驚人，石室所儲，恍如天祿祕閣，約畧舉之，可得數事：一、多存

正字，二、證明古音，三、校正今本之奪誤，茲特分述數例如下：

第一事，即卷子本中多保存古字與正字。

「論語、微子篇」：「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。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」

（十三經注疏本論語）

按卷子本「論語」，兩廢字均作「癡」，段玉裁「說文解字注」即云「癡爲正字，廢爲假借字」。

又「子張篇」：「君子尊賢而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」。

按卷子本「論語」矜作「矜」，段玉裁「說文解字注」云：「各本篆作矜，解云今聲，今依『漢石經論語』『溧水校官碑』『魏受禪表』皆作矜，正之」。此卷子本猶作矜，從令聲，不作今，益見其保存古字之迹。

「莊子、大宗師篇」：「覆載天地」。（郭慶藩「莊子集釋」）

按卷子本「莊子」，載作「載」，「說文解字」此字即從車戔聲。是亦仍依篆文寫也。

「離騷」，「日忽忽其將暮」。（四部叢刊楚辭章句）

按卷子本「楚辭音」暮作「莫」，段氏「說文注」云：「日且冥也，從日在黽中，會意。引伸之義爲有無之無」。是莫字本即日莫之莫，其後引伸義大行而本義反消失，乃別造一「暮」字代之。

同書「吾將上下而求索」及「索瓊茅以筵篲兮」。

按卷子本「楚辭音」兩「索」字均作「索」，段氏「說文注」云：「索經典多假索爲之，如探噴索隱是」。是索爲正字，索爲假借字也。

同書「精瓊靡以爲糧」。王注「精鑿也」。

按卷子本「楚辭音」鑿作「繫」，段氏「說文注」云：「糲米一斛舂爲八斗曰繫，經傳多假鑿爲繫」。是繫爲正字，鑿爲假借字也。

「文選·褚淵碑文」，「孰能光輔五君，寅亮二代者哉」。（胡克家仿宋本

「文選」）

按卷子本「文選」（此卷子本「文選」無注，此篇在第二十九卷，今傳世

李善注本在五十八卷，梁昭明太子自序云：「都爲三十卷，名曰文選云爾」，是此卷子本猶爲昭明選文之原來面目。迨李善注是書時，始析爲六十卷。寅作「賓」，段氏「說文注」云：「敬惕也，此與十二辰之寅，義各不同，凡『尙書』寅字皆假寅爲賓也。漢唐碑多作賓者」。是賓爲正字，寅爲假借字也。

第二事，即卷子本中有保存古音之處。

「毛詩、大雅、生民」「維秬維秠」。

按唐陸德明「經典釋文」云，「秠字徐芳婢反」，卷子本「毛詩音」據王重民「巴黎敦煌殘卷叙錄」云「此毛詩音即晉徐邈所撰之毛詩音」作「丕美」。芳字屬輕唇音敷母，丕字屬重唇音滂母。

又「大雅、卷阿」「爾士字阪章」。

按陸氏「釋文」云，「阪字徐符版反」，卷子本「毛詩音」作「彭板」，符字屬輕唇音奉母，彭字屬重唇音並母。

觀此二條，知唐代重唇輕唇已有分別，故陸氏以徐邈所用重唇音字作唐代已讀輕唇音字之反切上字，深覺不妥，故以輕唇音字「芳」，「符」，易徐氏原用之「丕」「彭」也。

又「大雅、靈臺」虞業維縱」。

按陸氏「釋文」云「縱徐七凶反」，卷子本「毛詩音」作「促雙」，凶字「廣韻」歸鍾韻，雙字歸江韻，隋唐以後不同韻，然古代此二字實同韻部，段玉裁即歸此二字于其第九部也（見段氏「說文注」附「六書音均表」）。亦可見徐氏本以促雙切縱字，陸氏以唐代雙字讀音與縱字不同韻部，不能以雙字爲縱字之反切下字，故以凶字易之。又其所以改縱字之反切上字「促」爲「七」者，二字同屬清母，唯「促」爲合口呼，「七」爲齊齒呼異耳。豈陸氏以縱爲開口呼字，不當以合口呼促字爲其反切上字歟？由此卷子本「毛詩音」發見，使吾人知唐代江韻已不與東鍾韻相近矣。

第三事，即據卷子本可證今本之奪誤。

「莊子、外物篇」天地非不廣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耳」。（郭慶藩「莊子集

釋」）

按卷子本天字作「夫」字。此作「夫」字是。蓋下句既云人之所用容足耳，則與天無關，且成玄英疏云：「夫六合之內，廣大無最于地，人之所用不過容足」，亦可以見其所見本「莊子」猶未誤也。此殆因「夫」「天」二字形相近，且天地又係常常連用習見者，故後人以其習見，而未能識別其誤。今得此卷子本，方恍然知其原來面目爲何如也。

「史記、管蔡世家」景侯爲太子般取婦于楚，而景侯通焉」。（殿本史記）

按卷子本「史記」作「景侯爲太子班取婦于楚而好，景侯通焉」。好乃通焉之動因，今殿本奪去好字。

又同篇「曹君無禮，欲觀其駢脅，釐負羈諫，不聽，私善于重耳。二十一年，晉文公重耳伐曹，虜共公以歸」。

按卷子本「史記」作「……不聽，負羈私善于重耳。十七年晉文公重耳立，廿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，虜共公以歸」。兩相對勘，知今殿本大有奪句。

又「伯夷列傳」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」。

按卷子本「史記」作「叔齊亦不肯立而追之」。追字義勝。

「文選、劇秦美新」增封泰山，禪梁父」。（胡克家仿宋本「文選」）

按胡克家「文選攷異」云：「袁本茶陵本父作甫是也」，卷子本「文選」梁字已缺，而甫字猶賸其下半，可以見其必爲甫字，此于胡氏「攷異」以父字爲甫字之誤，得一堅彊有力之證據。又卷子本禪字上有「廣」字，觀上文既爲四字句，則作「廣禪梁甫」似較三字句爲佳，此胡氏「攷異」未舉出者，幸賴此卷子本，得識楊子雲此文之真面目。

又「緒淵碑文」昔柳莊疾棘，衛君當祭而輟禮」。

按卷子本「禮」作「祀」。李善注云：「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，寢疾，

公曰，若疾革，雖當祭必告也。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，臣有柳莊也，非寡人之臣，社稷之臣，聞之死，請往，不釋服而往，遂以祔之」。是作「祀」字，于義爲長。

又同篇「羣后恇動于下」。

按胡氏「攷異」云，「袁本茶陵本『動』作『慟』，按此無以攷之也」。今卷子本「文選」亦作「慟」，且上句爲「聖朝震悼于上」，震者震驚，悼者哀悼，則此句作「恇慟」，于義爲勝。蓋恇者恐懼，慟者哀痛也，正與上之「震悼」相對爲文，胡氏以爲無以攷之，今得此卷子本，亦可以佐證其作「慟」爲是。

又同篇「儀形長逝」。

按卷子本「逝」作「遯」。「說文」遯，去也，逝，更易也，二字雖大徐本同爲「特計切」，音固相同，而義未嘗可以相通。李善注云：「逝音逝」，逝字「廣韻」時制切，禪母字，古禪母讀若定母（見周祖謨「禪母

古讀定母說」，亦可見唐時禪母猶讀舌頭音，故李善以逝字音遞字也。又彼引鄭玄「春秋緯」注曰，遞去也。殆以字既譌作遞，而「說文」「廣雅」等字書中又無遞訓去之詮釋，不得不覓一鄭氏緯書注以釋之。今得見此卷子本，方知王仲寶原文本爲「遶」字，則引「說文」注即可，無勞引緯書注也。

以上僅取本書中四五種，略與今本勘校，已有如此收穫，則敦煌遺書之足珍貴，無待煩言。我國歷劫僅存之八千餘卷，雖幾全爲佛經，然尙有極可寶貴之史料，可供治宗教史，唐代史，文學史者之參攷。何況巴黎所藏，爲伯希和氏所選取之菁華，其價值之高，舉世贊歎。今臺灣大學將此「敦煌祕籍留真新編」，整理而流布之，其給與吾「中國學」之研究以新印證者，豈淺眇哉。

一九四七年即民國三十六年六月，許壽裳。